

■ 小小说

特殊招聘

■ 周飞

一个大公司正在通过视频录像招聘一个高级管理人员。所有的面试人员坐在对面的视频前，正襟危坐。

公司的面试官对着视频介绍了工作的性质：我们这个工作的岗位是运营总监，但他要干很多活，还要有耐心和责任心。首先你要要有充沛的体力，长时间站着，还要经常弯腰……

面试官说到这里，视频那边参加面试的几个人开始发声：

A女士发出了疑惑：“弯腰？”

B女士揣度：“这个工作，好像蛮辛苦的。”

C女士问道：“那我们平常上班，一般上几天？”

面试官回答：“一周工作要在135小时以上，甚至更长。一周7天，一天24小时你几乎都在工作状态。”

“那么……”A女士欲言又止。

“那都没有休息的时候吗？”B女士问道。

“那我们平时的节假日呢？”C女士也问道。

“没有！”面试官肯定地回答，接着说，“五一、国庆、春节你都没有，所有的国家法定假日你都没有。”

“人不是机器，总要休息吧。”A女士反驳。

“那你们公司这样的话，也不合法啊，国家是有规定的。”B女士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。

“肯定合法！”面试官回答。

“那总归要有吃饭呀，睡觉呀……”C女士说。

“只有在其他同事吃完饭的时候，你才有时间去吃饭。”面试官通过视频看了看C女士，接着说，“我们这个岗位还有更高的要求，谈判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，还要具备金融、烹饪、医疗和文艺方面的能力。”

“还要会做饭呀。”“还要会医疗，太苛刻了”……

几位女士在对面视频前七嘴八舌说开了。

“对！当你的客户饿的时候，你要第一时间给他做饭，还要有营养。当他生病的时候，你要第一时间判断出是什么问题。”面试官回答。

“你这有点太扯了。”A女士摇了摇头，笑着说。

“这确实不是开玩笑，必须身兼数职。你不得不在混乱的环境中工作，还要放弃你现有的生活。”面试官严肃地回答。

“有点太过分了吧，这个要求。”“太残酷了。”“一般人做不到。”几个女士又议论开了。

“我觉得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。那这样的工作，薪资是多少呢？”一直在对面视频前没出声的面试人员A先生问道。

“你认为这个岗位，薪资能定多少？”考官反问。

“至少10000块。”A女士毫不犹豫地说。

“不能低于50000块钱。”B女士提高了价码。

“给我多少，我都不去干！”C女士回答得很坚决。

“那我现在告诉你们，这份工作没有任何报酬。但是，这个世上却有数亿人在做着这份工作，”面试官通过视频问他们，“你们知道她们是谁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“谁呀？”“谁？”所有的面试人员疑惑地摇了摇头。

“妈妈，是世上所有的妈妈！”面试官坚定地说完后，她的眼睛红了。

■ 草木芳华

车前草

■ 苗凤

老家的土房子西边有一块空地，那里长了一片车前草。每年春天，车前草便从地里钻出来，然后渐渐长成大片，有的叶子是尖的，有的叶子是椭圆形的。

车前草一年又一年地生长着，我对它们并没有过多地关注过，只是觉得春天来了它们也就来了，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。有时父亲会挖回来几棵泡茶喝，我尝过，一股淡淡的草味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。

可是有一天，我突然知道了它竟然就是《诗经》里的一种植物——采芣，“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。”原来芣苢就是车前草，于是我知道了它们已经在地球上生长了很久很久了，于是我再看到一株车前草的时候，就觉得它身上有了一种古老的诗意，有了一种先民们的纯朴，我甚至看见了我们先民们的生之艰难与生之快乐。

■ 动物档案

■ 陈国莉

斑克终于没有精力再去渴望远方，在它那块狭小的天地里静静地告别了人间。我把它埋葬在居所院子里一棵白玉兰树下，择一片红叶做了花圈。斑克是一只手掌大小的乌龟，十多年前，我在战友聚会的宴席前，求厨师开恩，放弃我的那份，救下了它，把它带回家。先是将它放在一个拖把池中，偶尔放点水养着，但经不住它三番五次抗议，深夜在池子里发出用背壳碰撞池底的声音，我只好将它搬进新家——一只鱼缸里。当我把它放进鱼缸的那一刻起，我的脑海里就闪现了“斑克”这个名字。

鱼缸里的斑克，一直在不懈地游，总想穿越那圈玻璃，走进外面五颜六色的世界。把鱼缸放在窗台上，每天清晨，我发现斑克都是朝着窗外奋力游动的。窗外变换着季节，变换着阴晴雨雪，或许在它的脑海里，一定也是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到了晚上，我们打开电视，斑克便朝着有声有色的地方游动。我想斑克是爱热闹的，于是干脆把鱼缸放在茶几上，让它同我们一起看电视，这个时候它一定是背对着我们，伸长脖子朝着电视的方向。偶尔，我没有打开电视，只是弹起钢琴或是大声唱着喜爱的歌曲，它会转身对着我，立起双脚，伸长脖子，仿佛

斑克的命运

佛是它在唱着动听之歌。

斑克对饮食十分挑剔，好在母亲来我家及时，否则它可能会饿死的。我以为它的生命力极为旺盛，喝点水，偶尔给点面条就可以。母亲说，乌龟爱吃瘦肉和虾皮。于是我隔天去一次菜市场为它买鲜肉，起初为了简单，买点刹好的肉馅。几天下来发现它专挑瘦的吃，点点肥肉都漂在水中。“啊？比我还挑食呢！”为了它，我不得不买点精瘦肉。几个月后，斑克什么也吃不进了。我琢磨着斑克一定是想恋爱了。于是我到花鸟市场给它寻了一个相同大小的乌龟回来。

有了伴儿，吃了点东西又不吃了，后来才了解到其实是到了冬眠的季节，一段时间都不吃。虽说不吃东西，但我并没有见它们整日在鱼缸里休息。斑克对这个恋人应该是满意的。它们俩似乎是共同谋划好要逃出禁锢它们自由的地方，或是你踩着我的背，或是我踩着你的背往外翻越，但总是差那么一点点，偶尔一次翻了出来，摔在地板上，被我及时发现又将它放了进去。我想它一定是恨我的。或许它们觉得逃跑无望，便安下心来。不久，鱼缸里多了几只白色的椭圆形乌龟蛋，我们一家人欣喜无比，这种喜悦之情绝不亚于得知家中增添了一个小宝贝。每个人都开始在网上查询怎样

将蛋孵化成小乌龟。准备盒子，寻找沙粒，测好温度，将蛋轻轻放在沙土中。时间长了，蛋已然成为化石，却仍不见乌龟的影子。斑克没有见到它们的儿子。多年以后，斑克的妻子，又下了几只蛋却仍未孵出小乌龟，或许是身体虚弱又受了风寒，一天夜里，突然发出尖叫声，没过几天，就离开了斑克。

斑克原本一直是精力充沛的，妻子离开了，它开始整日沉静在水中，不再爱动。给它喂吃的，它也不再积极，有时，肉已放在嘴边，它也懒得张嘴去吃。我看在眼里，心里也为它难过，养它这么多年也未能帮它孵出一只小乌龟来。

那时，因我的身体也出了点小状况，于是我托人帮忙又去给斑克配了一只。这只乌龟在形体上明显比斑克大一圈，放到它身边以后，它几乎没有理睬过这位伴侣。给它吃的，它仍然没有精神，不像以前每天与妻子开心地搅动着一缸水，一起快乐地在它们的世界里遨游，一起共同努力向外面翻越。或许，它是不喜欢它的新伴侣，我毅然决定让朋友将它的新伴侣送回原处，又四处寻觅，给它选了一个酷似以前伴侣模样的一只。

斑克似乎并不反感新来的伴侣，毕竟新伴侣是一只与它般配的美女，但它好像并不爱它。它们开始相互较劲，共同朝着一个方向渴

望穿越，只是不是你阻碍我，就是我阻碍你，我时常看着斑克用它的前掌去阻止同伴的前行。

后来，斑克得了一种怪病，先是一只眼睛凸出发白看不见东西，不吃也不喝。

我到医院开来消炎药粉和水喂它，又用盐水给它浸泡，没想到照顾了它，忽略了它的另一半。没多久，它的新伴侣先它而去。斑克更是不吃不喝，病情日益加重，不几天，另一只眼睛也凸起发白了。尽管这样，我时常见它双手无力地扶着鱼缸沿，朝着大海的方向久久凝望，我知道它已什么都看不见，手上只剩下一张薄而多皱的干涩青皮，风烛残年的沧桑让人好生心痛。

但斑克在我心里是坚强的，自从它生病到离开，整整四个多月没吃东西，直到最后一口气耗尽。

它陪伴了我十多年，与我一起搬过三次家，我不能眼见着它就那样离开我，于是我把它葬在了玉兰树下。

至今它已离开一年，回想起来，我后悔不堪。它一生渴望回归自然，到真正属于它的大海里遨游，而自始至终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，它那么无助又那么奋力地争取它的自由、渴望它的幸福、追求它的理想，但至死，都未能如愿。只有一片红叶做了花圈。

■ 诗路花语

婚姻

■ 姜涛

沿着收费小路，两个人走到了彼此的尽头，不得不原路折回，置身于不是早春的二月中，好在园中景物稀少，只有若干早恋的学生在树后隐现，以嘴唇相抵当身体的灭火器，悄悄消费着今生的情爱和父母的积蓄。湖上的美色却波澜不惊，只有天空的友脸贴近摆渡的小码头与长椅、人体相接组合广角的“大片”风景。用后脑阐释永恒的企图是徒劳的！因为非凡的时刻只让少数人折臂弯腿，在石山后吹过比自己一部分的能力。早春毕竟错过了无能的多数，枯枝也有了契约之美，你看人力车拉着整个湖心岛在跑上面的游客变黑，变小，有东西下沉，却没有什麼地产真的从那里惊飞。古典的方圆，一东一西，容忍过两个现代派的兽行入门时的假俄。香口胶和早报，出门时变成菜色；乌鸦穿起大衣，独自，为秦香莲叫屈。

木棉花

■ 陈海金

且邀黄昏
或流连的霞彩
再斟一杯烈酒
看一万匹流云
驰骋苍穹
别笑我的痴
关于春天的美
只能以花朵点燃花朵
绿叶是心底
更深层次的隐忍
怀去经年
不想总是芬芳
驼铃声声
蔓延成思念的泪腺
一遍又一遍
打湿窗前的月光

春韵

■ 张华

红土坡野上
被浸透的春芽正在敲破夜色的壳
这一场天使的玉液
淋湿了村民忙碌的足迹

抖擞的蕉林
早醒的菜椒
湖上的莲蓬
鸟儿的鸣唱
黑羊与黄牛的蹄声
在村庄四周呈现的姿态
点题了回归的春天
还有金黄的南瓜花
颤动着丰满的花瓣
一片打眼的色彩
把深藏的春韵捧给大地

文溯江畔
人偶戏唱完了
河边的杨柳低眉倾听
月色流泻的乡村
把撩人的心事抖落殆尽
春天拉开了乡村进行曲的序幕
也许情节已经翻开

三江月

■ 李孟森

江水浮明月，西窗思绪多。
海上烟波起，南风暖佳人。

和《三江月》

■ 陈奋

缘起千山外，奔流自向东。
三江牵月处，人影也朦胧。

三江：指在海南博鳌交汇的万泉河、龙滚河和九曲江。

七绝·游海南

■ 周庆伦

白云朵朵似过客，海潮滚滚浪花落。
鬼斧神工礁石出，咫尺天涯海角角。



《感恩港之一》(重彩油画) 周昌新 作

■ 流年剪影

父亲买牛

■ 马卫

1981年，我考上了大学，家里为了筹集我读书的经费，不得不把牛卖了。次年暑假，我回到老家，父亲说，没有牛真不方便呵，老家的田小地窄，不宜于机耕，因此不得不用牛来犁。土地下户后，牛不再是集体财产，归一家一户所有。我说，那就再买头牛吧。

父亲腰里捆着根绳子，和我一起步行二十里，来到毗邻县的牛市。

父亲是老把式了，在市场上转了几圈，我被牛屎熏得差点呕吐，他一点也不急，只是看着这头牛的牙口，那头牛的腿。

农村最喜欢的是牯牛，就是公牛，公牛力大，出力的年轮多，可以上十年，衰老得慢，母牛就不行了，只能管到公牛一半的时间，力气也小很多。如果只耕田，母牛也行，但耕山上的地，母牛就很吃力。

父亲在向我传授牛经，可是我读的是师范学院，毕业后教书，这牛经对我没有用。

牛市散得早，在中午一点钟前，全部交易就会结束，但父亲还是只看，不出手。

有头漂亮的牯牛，角锃亮，尖而短，四腿粗且壮。卖主开价五百，那时的五百已是很高的价了。小麦才卖一角多钱一斤呵。很多牛望了望，摆摆头走了。

父亲背过脸对我说，这牛有病。我问为什么？父亲说，这牛的眼仁泛黄，胆有毛病。

我相信父亲的眼力，真毒。还有头母牛，一岁的儿牛，一身的黄毛，油光光的极漂亮。卖主开价三百。

父亲说，这牛力气不会大。原来，父亲从一岁的牛腿，算出了成年牛的腿会长到多大。父亲说，这牛耕我们的山地，拉不动犁。

父亲太有经验了。但是，跑这么远，如果不买到牛，下一场又得来回。何况家里的地还等着牛来耕。

父亲像似看懂了我的心思，对我轻

